

中国新锐作家当代文学典藏：小说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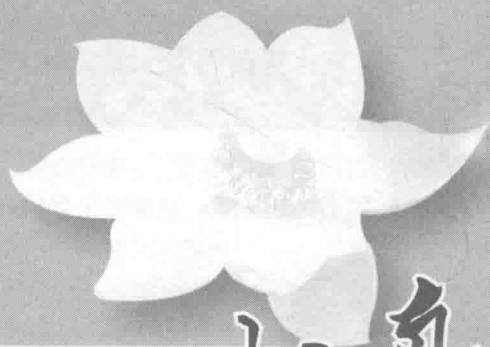
至真清吟

王喜平/著

下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玉真清吟

王喜平 著

下

红尘淤泥里的爱情，怎经得狂风暴雨的袭击
都市底层的艰难生活，需付出何等之大的代价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● 第四十六章 爱种悄发

孟亨之见了韩萤飞、郭三、夏月婕他们，知道大恩大德，无以回报，只有连连叩头，谨表谢意。再就是讲着遭遇，让他们哭干眼泪。

西安也系历史名城，大有去处。放开了，让凌萍儿与孟亨之由着性子野逛，扬子还有正事要做。

这日，扬子召集三位大人，道：“郭伯伯、韩阿姨、月婕妈妈，年龄渐高，身体渐衰，而且为了女儿，操碎了心，熬白了头。眼下，洁具装饰公司工作脏累，而且利润寡薄。做女儿的，确实于心不忍。相比之下，上海那边，工作轻松，利润却是非常丰厚。而且，浙江、江苏、安徽已经成立专营分部，缺乏人手。姿儿想，西安这边渐渐紧缩经营，将资金逐渐转向上海，不但可以产生更大效益，而且可让尊长们干些轻松洁净工作。另外，芸芸妹妹肯定成家上海，郭伯伯、韩阿姨也可怡享天伦之乐。”韩萤飞道：“这事也只有姿儿想到，咱家芸芸哪能想到这些？现在，最让我心疼的就是月婕妹妹，赶快要她歇息了。”郭三道：“去年，给上海融资后，就已打算紧缩经营。可是月婕妹妹苦心经营，又给公司赢利四十万元，全部投入经营。特别两个品牌地砖，起了很大作用。从现在起，渐渐回笼资金，直至公司最终消亡。”夏月婕道：“紧缩经营，我没意见。但是，让公司消亡，我不同意，也不划算。创立这个公司，也太不容易了。我的意见，先将资金回笼大部分，然后整体转让，才较合算。尤其两个品牌地砖专营权，还能增值一些。”郭三道：“萤飞，如果你没意见，

就按月婕说的定了。”韩萤飞道：“可以说，洁具装饰公司之所以生存，全是月婕妹妹一人功劳。现在，公司转让，月婕妹妹当然心疼。我想，公司转让后，必须划出五十万元，留给月婕妹妹。也给姿儿划出五十万元。其余，平分芸芸与高欣。另外，三辆汽车，不管轿车大车，还是微货，全归姿儿。”郭三道：“萤飞所说极是，这些本想最后确定，今天趁着姿儿也在，定了更好。”扬子抢道：“郭家对我姿儿，恩重如山，哪能再行厚着脸皮，千万不可这样，姿儿钱已经够多了。”郭三向扬子道：“芸芸大学刚一毕业，你就给她创造极佳平台，让她发展，真是我们郭家的福分。不要再推了，就这么定了，姿儿也别嫌少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就算韩阿姨给的压岁钱。轿车今天你就开去，大车、微货，让你月婕妈妈帮你转卖了。”

商完家庭事宜，扬子又去洁具装饰公司，给夏月婕帮忙。扬子瞅空，向夏月婕道：“妈妈，今年也奔四十九的人了，难道真的这样了此终生？”夏月婕道：“这是命运啊，妈妈一直与命运抗争，抗争了整整二十六个春秋，但是还得抗争两年，才可见得分晓。”扬子疑惑道：“妈妈为何这样确定？”夏月婕道：“天机不可泄露啊！”扬子道：“但愿妈妈如愿以偿，姿儿等着妈妈这一天。”夏月婕道：“妈妈坚信，只有妈妈的真女儿，才会给妈妈提起此事。妈妈一直等着，今天，终于等到了。果然不假，姿儿就是妈妈的真女儿。”扬子又是工作到很晚，才与夏月婕回家。韩萤飞总是舍不得扬子干些累活。唠唠叨叨地责怪郭三，每次都不心疼扬子，放任扬子干这干那。

进入元月，趁着一天吃饭，扬子道：“芸芸妹妹与高欣哥相识也有六年了，高欣哥也是进步了好多，彼此情投意合，千般恩爱。而且，最是阿岩伯伯溺爱芸芸妹妹，恨不得吞到肚里，才觉安心。还有，芸芸妹妹引流已有好几回了，如果长此以往，怕是影响身体。去年七月，姿儿让芸芸妹妹选个机会，将婚事办了，可是芸芸妹妹非要等着姿儿先办。大人们也要劝说一下芸芸妹妹，再不能延误了，免得让阿岩伯伯也有想法。”这也是韩萤飞最为操心的，只可惜没有共同语言，扬子提及，正好说于心坎，急道：“早已劝说好多次，可是芸芸过于任性，根本不听。芸芸只能听得她姿儿姐姐的，这事还靠姿儿全力说服。”郭三语重道：“这事也算郭伯伯相托，免得郭伯伯天天担心。那年姿儿流产，确实也将郭伯伯吓怕了。”扬子受了重托，必定全力以赴。

餐间，扬子似乎不喜油腻，仅吃几口素菜。最恨郭三，过多关心，强夹硬劝，多用荤菜，很让扬子作呕。因为昨晚漱洗，扬子突觉恶心，很是心疑。掐指一算，已是两月。扬子有过怀孕经历，凭着感觉，十有八九，怀了石言尘的孩子。今晚，反胃厌食，怀孕已为确切。

喜悦中带点忧虑，幸福中带点恐慌。

扬子之所以喜悦，是因为，爱终于有了结晶。那是梦寐以求，以死抗争的结果。良田优种，天地绝配，肯定是位同类的佼佼者。千古一爱，最有意义，最具价值，死而无憾。

扬子之所以忧虑，是因为，未婚先孕，满城风雨。如何面对世人？如何交待亲人？世人的诋毁，亲人的困惑。哪里将是临盆圣地？何人将是迎宾使者？将后，来宾如何对待世俗目光？

扬子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，无疑自己，也是一位伟大的母性，能够胜任繁衍人类的重任。优胜劣汰，自己光荣而自豪地遵循了自然法则，选择了最优秀，最雄性，最具代表的异性。

扬子之所以恐慌，是因为，孩子可能过于调皮，同样跑出田间，又到地埂落脚，得不到母亲的滋养。或者，耐不住春的诱惑，带着憧憬，过早溜出宫殿，却是不禁风雨，殁于非命。

晚上睡觉，扬子兴奋万千。爱抚孕腹，一腔灼热，仿佛胎儿已经蠕动。扬子回味着，与石言尘欢爱上海的情景，心中轻轻地呼唤：“石大哥呀石大哥，你的播种已经发芽，妹妹没有辜负你啊！”

扬子已经做好思想准备，既然自己苦苦追求，以死抗争，现在已经实现，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？哪怕再次逃离，不辞而别，也要将孩子生下。给自己至死不渝的爱——有个结果。

扬子再次爱抚下腹，幸福地微笑着，进入梦乡……

扬子有首《对孕吟》，私表对孕决断：

汝为我心，汝为我爱。血脉相通，心心相应。汝心有知，汝心有感。我于盼汝，汝来伴我。今生有汝，我命不薄。不道坎坷，无论风雨。依依相随，携幼扶汝。愿汝高飞，慰我愿心。

每到西安，扬子总要去见袁某，这次也不例外。

袁某看见扬子神情喜悦，道：“扬子姑娘为何这等高兴？”扬子便将给母治病情况告诉袁某。袁某道：“还有呢，见你石大哥了吗？”扬子道：“常见。”袁某道：“那他同意姑娘了吗？”扬子羞道：“石大哥一直不同意，是扬子逼他同意的。”袁某疑道：“逼的？怎么逼的？”扬子便将断舌泄愤，以死抗

争，全部诉说一通。袁某道：“真悬啊！好孩子。看不出姑娘这等刚烈。以后遇事，千万理智，绝对不敢轻生。”扬子点头道：“扬子姑娘全听伯伯教诲。”袁某道：“这类事情，现在虽然普遍，但是一定谨慎，不要影响姑娘的石大哥了。”扬子道：“袁伯伯放心，扬子姑娘知道该怎么做。”扬子羞涩地，欲言又止。袁某早都看出扬子神态，道：“怎么，有话还要瞒着伯伯？”扬子忸怩着，悄声道：“伯伯，扬子姑娘已经怀上大哥孩子了！”袁某惊道：“什么？多长时间了？”扬子道：“两个多月，前两天才发现。”袁某提醒道：“你大哥可是公务人员，政府对此却是约束甚严。”扬子道：“除了袁伯伯，再没有任何人知道，连大哥也没告诉。”袁某道：“姑娘打算如何处理？”扬子坚定道：“扬子姑娘心意已决，生下孩子，而且绝不影响大哥。”袁某道：“既然姑娘心意已决，袁伯伯也就只好顺意了。毕竟爱的结晶，来之不易呀！不过，将后成家，会给姑娘带来诸多不便。”扬子道：“既然扬子已经选择这个结局，就没打算成家的。”袁某道：“请姑娘暂且莫要草率，三思而行。”扬子道：“请伯伯理解扬子姑娘。希望到时候，伯伯能给孩子起个名子。”袁某许诺道：“伯伯不但要给孩子起名，而且还要亲送产房，为扬子姑娘来长精神，到时只需姑娘打个电话。”扬子点头答应，道：“伯伯为何要这样？”袁某道：“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我们是知己。做人要真诚，这是你石大哥教伯伯的。”

正在说时，袁汝思疯疯癫癫地来了。看见扬子也在，高兴得拥抱一起，道：“天仙妹妹，将你石大哥搞定没有？要不是爸爸暴力干涉，换了汝思姐姐，早将他导演为白马王子了。”扬子心虚得六神无主。袁某怒呵道：“放肆，给爸爸臊脸。”袁汝思调皮地嘟囔一声：“老正经。走妹妹，到卧室去。”说着便将扬子拉进卧室去了。叽叽咕咕，不知又给扬子教授些什么歪道理。

9

广州那边，夏月好打来电话，催促扬子来广州过年。说高阿岩也在广州，非常想念孟亭之。

本来打算，乘了飞机去广州。现在郭三要让扬子将轿车开去，扬子只好决定提前两天出发。

一路劳顿，终于赶大年三十到了广州。高阿岩早都定了年夜饭。

孟亭之见了高阿岩，打个颤栗，目光立刻变得惊悚起来。凌萍儿最先发现孟亭之神情反应，急忙用手拦住，轻轻安慰道：“阿姨别怕，有我在呢。”扬

子也搀扶着妈妈，道：“妈妈别怕，阿岩伯伯可是咱的恩人呐。”高阿岩向前一步，抓住孟亭之的手。孟亭之将手缩回，发出恐慌的呻吟。高阿岩不适时机地道：“亭之妹妹是希望大哥杀了坏人呢，还是希望坏人杀了大哥而带走妹妹呢？”孟亭之目光呆滞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凌萍儿一旁鼓励道：“说吧，阿姨。说吧！”高阿岩重复着又问一遍，凌萍儿依然鼓励着。孟亭之思索半晌，断续道：“希望——希望，希望大哥——杀坏人——”高阿岩道：“这就对了，如果大哥不杀坏人，我们还能相聚吗？难道妹妹害怕大哥杀坏人，就不怕坏人杀大哥？”扬子一旁道：“阿岩伯伯杀坏人有何恐惧的，应该高兴才对呀！”

孟亭之想想，也对，心顽渐解，这才慢慢恢复神情。

高阿岩深情地抱着孟亭之，流下激动的泪水。

夏月好、扬子、凌萍儿，也是过去一通拥抱，将高阿岩、孟亭之围在中央，为着今天的相聚而高兴。

高阿岩兴奋道：“吃年夜饭去吧！”

吃年夜饭的地方，正是高阿岩与孟亭之第一次饮酒的地方。孟亭之还是那句“宜宾多美酒，男女好酒量，婴儿也要喝二两”，放开心情畅饮。夏月好、凌萍儿也是一醉方休。可是，扬子担心腹中宝宝，滴酒不沾，且怕油腻。特别几天开车劳累，腰酸腹坠，下身微带血丝，心中忐忑不安。推说劳累不适，还要开车，由着他们尽兴。

这次，扬子有了经验。第二天，大年初一，就寻空闲，偷偷到医院急诊检查。大夫说，一切均好，注意休息，莫要劳累。扬子这才放心。

初四开始，扬子又让凌萍儿领着孟亭之，放开猛逛。

当然，孟亭之肯定要去曾经打过工的那个蜀香餐馆。夫妻二人依然坚守经营，生意红火。几人相见，好不热切慨叹。夫妻二人招呼孟亭之、凌萍儿二人就座。孟亭之一一诉说了自己遭遇。苟老板道：“自从亭之妹妹与小马师武汉失散，小马师连寻三日也未消息，最后只得离开武汉了。还将情况打电话告诉我们，要我们注意留心。”姜老板道：“幸亏没能寻到，不然乘于同车，一起出了车祸，肯定丢了性命。也是命中注定，亭之妹妹不该祸难。”孟亭之大为不解。苟老板道：“就在车队离开武汉，返回四川时，出了车祸，车毁人亡，小马师遇难了。”孟亭之一听小马师不幸车祸，顿时悲伤不已。

中午，夫妻硬是留餐。凌萍儿无奈，电话征询扬子意见。扬子道：“索性与阿岩伯伯、月好妈妈一道过来，感谢恩人。”这才有了欢聚与更深交流，孟亭之的故事总算接茬而完整。

另日，高阿岩当着夏月好的面，再次问及扬子，道：“为何要将投资，以

月婕妈妈名义入股。”扬子神秘一笑，道：“因为还得了却月好妈妈一个心愿。”高阿岩疑云满腹，向着夏月好脸上望去。夏月好道：“很早就有一个心愿，让姿儿也能任届凯思蜜总裁，姿儿哪能不明妈妈心思？眼下，正是时机了。按照规定，如果在外同类经营，绝对失去任用资格。因为这点，姿儿深深懂得，故以月婕妈妈名义入股。”

夏月好为扬子奋斗公司副总未果，正好凯思蜜总裁杜继德，八月份任期便要届满，公司还想继续聘任，可是杜继德要去澳大利亚，也任一家公司总裁。夏月好极想升任总裁宝座，且让扬子占了自己副总职位。然后，创造机会，推举扬子继任总裁。

趁着过年，扬子受了夏月好授意首先拜见了杜继德。杜继德非常欣赏扬子才干，并且以为，扬子容貌，就是凯思蜜品牌。于是，私许扬子，到时将推凯思蜜总裁继任唯一人选。

扬子投去淡淡微笑，以表谢意。多么甜美的微笑，亘古未有，正是杜继德渴慕，将会永远珍藏心间。

扬子接着拜见董事长伊光。扬子当然是伊光的座上宾。伊光试探道：“杨姿小姐想不想来凯思蜜干番事业？”扬子道：“能与凯思蜜结缘，是我杨姿的荣幸。能让凯思蜜光大，是我杨姿的心愿。”伊光拍手赞道：“志同道合，可喜可贺。”伊光私语道：“八月份总裁先生任期届满，公司可以考虑杨姿小姐继任。”扬子故作恐慌，刺探道：“杨姿无才无能，不知董事长为何看重杨姿？”伊光道：“杨姿小姐过谦了，别说杨姿小姐才干出众，仅凭每年与客户合影，也可产生巨大商机。这是同类行业根本不能具备的。”伊光话音一落，便觉后悔，怎能随便泄露天机？幸亏对手还很单纯，不懂心术。扬子也是不明不白，无惊无叹，故作单纯，迷惑伊光。假做沾沾自喜，道：“谢谢董事长信任，杨姿一定不负厚望，全力合作。”伊光要的就是这句话。不过，李安早就教会扬子，怎样与老板抬价，当然还有后话。

扬子赋首《逐名》，暗省热衷名利心态：

何时蜕变？名利热衷，也盼飞黄腾达。虽曰无限风光，必当险峰。却为浮云遮望眼，高处不胜寒。谨记忘形，慎临冰彻。

扬子将所获情报，速告夏月好。夏月好权衡半晌，觉得扬子胜券在握，喜道：“姿儿一步登天，这样更好。”扬子问道：“妈妈，总裁真的很诱人？”夏月好道：“怎么说呢，现任总裁年薪一百二十万，姿儿可以想像，是个什么概念。”扬子笑道：“姿儿如是总裁，年薪必须一百五十万。”夏月好一惊，道：“这大胃口，果真扬子鳄不假！能保一百万都是天文数字了。”扬子道：“一百

五十万有何惊叹，中国现行高管年薪已达五千多万。小有一宗商业，公司便可赚回满届薪金。”夏月好道：“这倒实情，凯思蜜几千万的交易非常普遍，甚至还有好几亿的。”高阿岩一旁拉过扬子，道：“不要尽和月好妈妈商谈，阿岩伯伯也有要事，求于姑娘。”

高欣已届二十九岁，高阿岩也是为了儿子婚事操心。再者，郭芸每次引流，高阿岩均能知晓。除了暗暗心疼，再无任何见教。高阿岩也能看出扬子郭芸心中的地位，想让扬子动用爱心，促成婚事。扬子有意转因道：“可能大半都是高欣哥不愿急办，还得阿岩伯伯说通高欣哥才是。”高阿岩道：“不但你高欣哥急，就连阿岩伯伯也急。”扬子道：“如若真是郭芸妹妹拖延，姿儿一定效力。不过时间不能过于紧促，国庆节前后就能行。”高阿岩道：“那就再好不过了，阿岩伯伯又怕再拖两三年。”

扬子本想开车抵达上海。可是又怕受了劳累，影响腹中孩子，于是又行改乘飞机。汽车只得烦劳高阿岩来时开回。

凌萍儿生平，从未坐过飞机。这次也是沾光到顶，什么眼界都可开阔，什么经历都可体验。

扬子到了上海，高欣、郭芸甚是高兴，总是结拜兄妹相会，情谊更加贴近一层。

高欣因为受了爸爸高阿岩点拨，私寻扬子，图谋扬子及早传话。

这日，高欣拐弯抹角，试问扬子，道：“不知姿儿妹妹有无意中之人，何时可能成婚？”扬子不知高欣何意，道：“妹妹无缘，终身不嫁，永生不婚。”一句说得高欣大哭起来。扬子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高欣哥这却为何？难道不信妹妹，真的铁心？”没想到高欣哭得越发厉害。

原来，郭芸早已告诉高欣，非得扬子姐姐先行结了才可。今天，高欣一听扬子此说，顿觉成婚渺茫，无望而泣。

扬子问明高欣，道：“才为这事，且容妹妹替高欣哥说通芸芸妹妹。”高欣喜道：“高欣哥就知道姿儿妹妹最能善解人意。”扬子道：“不过，以后妹妹有事，高欣哥可得向着姿儿妹妹。”高欣千万答应扬子。

宜未雨绸缪，勿临渴掘井。扬子知道腹中孩子，迟早将被大人知晓，受到责备。已经开始经营基础，拉拢势力范围了。

扬子终于想好言语，游说郭芸能够尽快完婚。郭芸还是那句需等姐姐结了之后才行。扬子脸色一沉，嗔怪道：“还说姐妹情同手足，明着欺负姐姐，爱个永生不能结婚的人。”扬子如此一刺，郭芸霎时情急，诚惶诚恐，急辩道：“妹妹哪敢欺负姐姐，妹妹确实为姐姐着想。”扬子悲道：“好妹妹，姐姐哪有那个福分哟！”郭芸道：“为何没有，单凭姐姐仙姿仙貌，还不能找个如意俊郎？”扬子用双手，在腹前拼个心形手势，道：“姐姐已经……看来姐姐只有与他一同去死，才不阻碍妹妹结婚。”郭芸唬得跳将起来，道：“啥？姐姐胡掐什么？死不死的！”扬子道：“不骗妹妹，姐姐那段时光，与石大哥相爱，妹妹是晓得的。”郭芸急问：“何时发现的？”扬子道：“在西安时才觉得反应，大概是元月二十几号。”郭芸道：“准确吗？”扬子道：“绝对准确，广州时姐姐去了医院。”郭芸道：“未婚先孕，怎生了得？姐姐何不及早处理掉呢？”扬子道：“妹妹知道，姐姐爱石大哥，刻骨铭心，实属不易。孩子是爱的结晶，以死抗争的结果。因此，姐姐一定要将孩子生下，给姐姐至死不渝的爱，有所交待。”郭芸难道道：“偌大事情，怎么生呀！天天与人见面。”扬子道：“只有背人，偷偷生了。将后，大人们一旦发现，姐姐还求妹妹庇护姐姐。”郭芸道：“那还用说。”扬子拥抱着郭芸道：“那姐姐就和腹中孩子，一同谢谢妹妹了。”郭芸急忙迎住扬子。扬子又道：“所以，妹妹赶快完婚吧，免得误了时光，姐姐是等不得的。也好让姐姐的孩子，及早有个伴儿。”郭芸甚感扬子真切，这才许诺。

扬子得了郭芸许诺，即刻向高家父子及郭三他们，交了托付。

一天天，扬子腹部隆鼓起来。扬子尽量穿些宽松衣服，以为遮掩。

凌萍儿、孟亭之均是过来人，扬子为防看出破绽，非得遣其返回定宁。而且蒙蔽他人，造成自己也回定宁假相。尤其高阿岩，真格以为，扬子亲同送母。其实扬子，真正躲于上海，为石言尘蹲窝孵化。

● 第四十七章 今夕诸事

定宁这边，李安每晚下班，便和郝夕母亲，简单吃些饭菜，这就开始学习，或者整理自我经历。

化妆品牌商城，也已正式经营凯思蜜产品。商城正墙，两幅巨形喷绘，醒目显赫，孕育着巨大商机。右边一幅，是冉彤与凯思蜜形象大使扬子的；左边一幅，是冉彤与凯思蜜副总裁夏月好的。特别，两幅巨照背景，均是冉彤办公室，无形中，拉近了消费者距离。

另外，征得扬子同意，凯思蜜兰州片区专营总部经理，由规划部经理方万力新任。规划部经理由原任购销部经理宗月楼接任。

石言尘也是自从扬子她们去了西安，豁出更多时间，多找旧交故友。特别与那重庆火锅城老板张君，来往甚多。

那张君，本为佛家居士（无酒肉婚姻之戒一类），法名真空。颇具慧根，参透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讲佛论经，入木三分。而且喜酒豪饮，自称酒君。石言尘佩服张君宽宏大量，看破恩怨烦恼。品茗酌饮，甚密交往。

这日，石言尘被张君说教高兴，请来尚志侨、车天夫、徐汉、老帽、朱空、魏子渊、雁儿高、肖月、林亦儿各位朋友，做客火锅城。

席间，无论男女，全都开怀畅饮。结果，划拳行令，石言尘与张君较起劲来，各不服输。张君道：“请大家裁判，再与石大哥较量四十八杯，以决胜负。如若酒君败阵，就算自家请客。如若石大哥输局，当场就赠好文一篇。”

众友吆喝，一致赞同。石言尘急道：“到时手臂早已发软，怎能书写？”张君道：“石大哥只需诵读，有服务姑娘代笔。”石言尘应允。

两者拿出高拳，互不相让。最终，石言尘仅次一拳，未能扳平，败阵输局。石言尘不但请客，还须诵文相赠。石言尘趁着醉意，开口诵来，服务姑娘赶忙撕开酒盒，在上书写：

赠酒君文

君为性情中人也！

外柔内刚，圆钱方孔。一腔佛心，觑破滚滚世俗红尘，放下区区恩怨烦恼，笑纳四方宾客。于是乎，博得三教九流，上品下等，心悦诚服。多方人士，皆为君友。

人生百味，独爱杯中之物。一个“酒”字，琴心剑胆。畅怀豪饮，正气浩然。魑魅魍魉，万恶畏怯。间遇鲷生小者，犹如落叶蝼蚁，任随秋风，一扫而去。

触筹交错，醉游仙境，梦览道界。缥缈间我亦为佛，逍遥今夕人生，笑谈人间万事！

日月星辰，天地众物。为我所用，酒酿五谷精华；驱邪降魔，否极泰来。精诚所至，皆因诚心可鉴。君诚将至，运随酒开。神鬼庇佑，百顺永年。

感恩戴德，赠以咏怀。

时年乙酉腊月。

友人石兄

石言尘诵罢，大醉卧地，不省人事。

有日，张君又约石言尘，石言尘一听顿然兴起，又要与张君较量。石言尘去时，朱空、徐汉、老帽也在。另外，还有一位女者，石言尘不识。张君交叉介绍：“小李，李红。石言尘，石大哥。”那李红急忙起身，给石言尘敬酒。石言尘也端一杯，与那李红碰杯，以为互敬。因为有了生人石言尘不敢霸酒，只是融于大家餐饮说笑。朱空道：“过会兄弟还有它事，要求徐兄弟、老帽一同过去，就让兄弟先敬大家几拳（划拳）。”石言尘怪道：“大家聚此好不容易，大哥刚来不时，朱兄弟这就要走。”张君一旁评说道：“朱哥果真要事在身，大哥再别拦他，由他先划吧。”石言尘这才接招，与朱空行令划拳。朱空狠划一关，接着又是徐汉、老帽过关。老帽刚一划过，朱空这便起身告辞。石言尘知道有事，也不过多阻拦，由他而去。

三人走后，张君告诉石言尘道：“朱哥最近承包了储备库一七三处磷肥厂，他要兄弟帮忙策划一下，要将厂子整顿一番，便于顺利生产。今天，他购些办公设备，求徐兄弟带领几个弟兄过去搬运摆放。之后，选好日子他要正式

开张。”石言尘道：“那他为何不要咱们一同过去帮忙？”张君道：“一点苦力小事，他不愿有劳大哥，有徐兄弟几位弟兄足够了。大哥，咱们安心喝几杯，兄弟倒有事情相求。”石言尘道：“有事赶快说来，然后再喝。”张君道：“大哥，不忙。喝会再说。”石言尘道：“那就全随兄弟方便。”张君便道：“李红，你先与石大哥切磋几拳。”石言尘惊讶那李红也会猜拳，而且石言尘未能取胜于她。

闲谈中，石言尘这才知道那李红甘肃陇西人氏，铝加工厂子女。父亲因练什么北斗功法，走火入魔，跳楼自尽。母亲下岗，哥哥十年前出走，下落不明，家境果真破败。因而独自一人闯荡打拼，练就一身生存本领。为人很是干练豪爽，惹人喜爱。

酒至半酣，张君、李红双双起身，向石言尘敬酒道：“石大哥，后天是我俩婚庆大喜，还请石大哥届时光临。”石言尘急忙起身，端杯道：“那还用说。”随之一饮而尽。张君又道：“关键是求石大哥主持婚礼。”石言尘窘道：“恐怕大哥不能胜任。”张君道：“大哥气宇轩昂，刚柔稳健，幽默风趣，长于辞令，担当主持绝对可行。”石言尘看着二人诚恳，不好推辞，道：“那就谢谢二位看重，全当赶着鸭子上架吧！”

静下心来慢饮，张君这才告诉石言尘：自己二婚，前妻带着女儿去了浙江。荣幸与李红邂逅，情投意合，共有雅趣，事业上绝有相同语言，于是愿结伉俪，白首偕老。

婚庆那日，石言尘要做主持，不忘打扮一番，特意彰显男人魅力与风度：洁白的衬衫配有金色的领带；一套米白的西服，挺括得犹如利剑削成；那双乳色的皮鞋，绝对名人代言。腕上金表，熠熠生辉，足以让人神往三分。当然如此效果，还是以前扬子有意设计的白马王子造型，石言尘只不过拿将出来，再次展现罢了。

结果，凭着旧时才华，石言尘主持得也算成功。特别颁发结婚证那项，很是新颖，幽默搞笑。石言尘放声喊道：“新郎新娘，请接旨——”张君、李红赶快近前，恭敬垂立。石言尘接道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新郎张君，新娘李红，达到法定结婚年龄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结婚之规定，特发此证。从今开始，持证上岗，尽职尽责，小心驾驶。钦此——”那张君赶忙也学清人语调，道声“噫”，只差单膝跪地一着，逗得各位宾客，哄堂大笑，效果绝佳。

石言尘当然得意忘形，又是一天大醉。

接后，又是朱空磷肥厂启动，石言尘随着各方朋友，一同庆贺。朱空找来

一帮美女，到场添彩。朱空利用石言尘俊态，安排率领那帮美女。那朱空天生的花海舵手，可以畅游美女的海洋，自如率领美女。可是石言尘显然不能，被一帮美女拉拉扯扯，拿出面油脂粉，眉笔口红之类涂画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绝是《西游记》里的妖怪。

那帮美女不知受了何人点拨，吆喝着要与石言尘碰杯，企图要将石言尘灌醉。因为石言尘无能率领美女只好答应喝酒。石言尘目光一扫，总有十一二个美女，个个娇声连连，谋心不善，大有溺人之势。石言尘何等诡道，心中一横，大问：“不知美女们愿喝白酒还是红酒？”美女们当然齐声要饮红酒。不一会石言尘抱来八九瓶红酒，拿过一瓶整整斟满六只高脚杯，然后又将其余几瓶全部斟于高脚杯中，而且均为浅杯。美女们一看纷纷争端浅杯，六只满杯全部留下要让石言尘享受。石言尘故意开始拖延，美女们见得有利可图，急急强迫石言尘端起酒杯碰杯。石言尘迫不得已与美女们碰杯大饮。接连，石言尘均以浅杯“奉侍”美女，结果美女们个个如醉如痴，神魂颠倒。

有谁能知，石言尘抓住美女们贪图浅杯的心理，埋了深水炸弹，将美女们个个炸向了太空。所谓深水炸弹，就是石言尘在拿红酒时，下了狠手，给红酒中兑入大量白酒，当然自己的六杯一滴也未兑入。

有酒量大者，大呼好不公平，要让男士以白对红。石言尘故意大呼不行，美女们又要涂画石言尘面庞，逼迫石言尘同意。石言尘只得拿来一瓶白酒，装作当即开封，满斟三杯，与美女们对碰红酒。结果，美女们又中石言尘君子淡水之计。石言尘所饮白酒，无非纯净水而已。

美女们借着酒劲，终于将整个场面推向了高潮。

朱空欣喜万分，但是不知今天这帮美女为何这等轻疏狂放。

不过，最后麻烦还是石言尘的。他要将美女们一个个送回家，甚至背至六楼，去遭美女家人白眼。

2

石言尘天天欢娱，不免冷落李安。

终有一日，李安耐不住孤寂，跑向街头，于寒风中漫步，想在寒风中痛哭一场。李安发现，原来街头连自己痛哭的地方都没有。只得凄然暗泪，让风不住地吹干，然后装作常人的样子，尽与陌生人擦肩而过。

什么都可以，李安心中，最怕的就是这种孤寂，怕被冷落，怕被忽略。但

是，李安很有自知之明，不想过多占据别人的心，更不会抢占别人的爱情天地。她只想让别人投来同情的目光，用以抚慰受伤的灵魂。特别像石言尘这样，知道自己经历的人。可以说，石言尘是李安的精神第一人。只要石言尘不断给予抚慰，李安便会精神不死。可是，好长时间，石言尘也没有供给了。李安精神，仿佛即刻将要崩溃。

在这当儿，不由自主的李安，突然想起曾经的“蓝精灵”——非常渴望，能有一粒麻木自己。一个多么可怕的念头啊！因为，李安现在，完全有钱可以办到。而且，不远处就有鬼祟者在兜售。

石言尘啊石言尘，怎么搞的！为何天天躲于酒杯后边，不去抚慰你的李安妹妹？就此一念之差，李安一旦重新堕落，你可罪责难逃。

李安利用最后一点，少得可怜的理智，拨通手机，向石言尘发出脆弱的呼唤：“大哥，妹妹好想你！”石言尘突然听到，这个久违的颤音，一种怜悯，一种责任，猛袭心头。急速驱车，找到李安。

李安上车，泪飞倾盆，失声痛哭。原来，李安改变心境的地方，就在这里。石言尘知道，这就是对自己失职的倾诉。他开车向凤凰山顶驶去，由着李安尽情宣泄。

好久没有拥抱李安了。石言尘下车，搂着李安，让她抽咽。李安道：“如果大哥不来，妹妹真想有粒蓝精灵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石言尘大怒，推开李安，狠狠抽去几记耳光。如果换了扬子，石言尘完全可以以大哥或者父亲的身份，心安理得地教训于她。然而，对于李安，绝对不能出于教训而动手。因为，她的心灵，已经伤势甚重。所以，石言尘绝对不可动手，雪上加霜，伤害于她。但是，现在必须猛击一掌，使她惊醒。

李安嘴角流血了，看着石言尘冷峻的面庞，露出凄恻的微笑。李安知道，这才是石言尘对自己最为关爱的表现，饱含着极端私心的严厉。

困惑的十字路口，李安最需要最缺少的，只有石言尘才能给予。莫非这么几记耳光，已经重重烙在李安的生命深处。

石言尘拿出纸巾，沾去李安嘴角血迹，道：“全世界任何人，都可以有这种想法，惟独大哥的李安妹妹——你不能，明白吗？”

李安终于明白，不论何年何月，何时何地；不论环境多么恶劣，心情多么糟糕，再也不能反过来，又让关爱自己的人，去失望，去痛苦。哪怕用生命去捍卫，这个即得的精神抚慰。

李安久读扬子诗句，多少也能吟得，因此也有一首《醒》：

风色急，枯叶忙。伊人还望，更来清凉，呼啸犹寒。适才磨砺明澈，此

心境。

每次登临凤凰山顶，石言尘均想下山之后，置身一帘幽梦咖啡屋，饮杯温馨咖啡。这次也不例外。

曾经，李安与扬子她们，来过此地。但是，只有这次，她才感到，一帘幽梦咖啡似乎确实有梦。美妙轻柔的音乐，温馨绵甜的咖啡，敬佩爱戴的大哥……

石言尘告诉李安，六年前与扬子结拜兄妹的那个元旦之夜，就在这个“一帘幽梦”。

石言尘感慨，曾经虽是兄妹结拜，但是初衷，更多则是父女情结。现在，已由父女情结，嬗变为儿女私情，总觉失意，背负一种犯罪感。李安道：“大哥为何如此？”石言尘道：“非常担心将会葬送扬子妹妹美好婚姻。”李安道：“听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从古至今，多少爱情葬于这座坟墓。大概扬子妹妹，惟一是要爱情长存，而不愿钻入这座坟墓的女孩。”石言尘道：“不结婚，岂不是以终生幸福为代价？”李安道：“那就要看，是以什么作为终生幸福了。如果扬子妹妹偏以永生不婚，作为终生幸福呢？”李安的狡辩，真让石言尘无言以对。

夜色深浓，风色正紧。

石言尘直陪李安很晚。

石言尘将车钥匙递向李安，道：“送大哥回家吧——汽车妹妹暂且开去，办事方便一些，大哥也不经常用车。”李安道：“妹妹也不常用，等妹妹需用时再向大哥来要。”



李安虽说不常用车，但是最近非得用车。

前段时间，有个自称冯轻的人，天天给李安打电话，向李安求爱，希望能与李安见面。李安谢绝道：“李安已抱独身，谢谢先生垂青。”可是那个冯轻，还是天天电话不断，甚至有点恼火。

这几日，又有一个自称霍天明的人，每天路边等待，向李安示爱。简直神经病，拿朵玫瑰，硬往李安怀里塞，李安躲也躲不及。有时还尾随于后，跟着李安上下班，真让李安神心不安。

更有甚者，名叫潘炳者，多次窜于李安办公室，跪地求婚，让李安哭笑不得。说是爱得死去活来，每天非得见见李安，才可寝食。这天，又到李安办公

室，痛哭流涕，逼着李安答应成婚。

半月之后，保安加强管理，外人不易进入李安办公室。可是，隔三岔五，李安总会半路遇到截击。不是霍天明送枝玫瑰，突然一个点吻，就是潘炳跪地求婚，趁着拉扯摸李安胸部。还有冯轻佻装酒醉，满口污言秽语。将个李安搞得焦头烂额，精疲力竭，不得不向各位电话求饶，乞求放过。然而，三人哪听，直至当街猥亵。

这天，李安下班，冯轻当众拦住，污言道：“我姓冯的看上个臭三陪，是你姓李的荣幸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并且动手撕破李安衣饰，大喊：“有本事脱了衣服，让大家看看文身，是不是我姓冯的骗人。”李安吓得小声道：“这位兄弟何苦这等绝情，放过苦命人吧！”冯轻还不罢休，李安见着空子便逃。冯轻立即打来电话，道：“只有陪着睡觉，才能对起这番苦爱。”

又天，那潘炳迎面抱住李安，又亲又吻，急得李安啐他一口。潘炳恼羞成怒，嘶声道：“三陪发情了，三陪发情了。”李安不得脱身，道：“说，要多少钱吧！”潘炳道：“大爷我有的是钱，还是陪睡吧！”

李安偷偷哭了好几回，悔恨曾经那段齷齪经历，让自己遭受这等非人羞辱，李安真想一死百了。“三陪发情了”，这等恶言，即使骂给畜牲，也会脱毛，更何况李安呢。

李安无奈，从石言尘处要来汽车，以保上下班路途安全。可是，依然让那霍天明截住，脱下皮鞋，敲碎车窗，送进一枝玫瑰。道：“送了这多玫瑰，还不陪睡一夜？”

李安刚刚换好车窗，又让霍天明砸碎了挡风玻璃。

李安正要去换挡风玻璃，却被石言尘瞧见。石言尘吓了一跳，以为李安撞车，急忙上车询问。李安看见石言尘上车，不等开口，已经委屈得哭成泪人。石言尘驱车，先将挡风玻璃换好，然后送李安回家。

李安便将近来遭遇，全部哭诉石言尘。石言尘道：“难道这帮家伙知道妹妹底细，认出妹妹了？”李安摇头道：“没有，他们根本没钱消费那个档次。”石言尘思索半晌，道：“那好，干脆就来个将计就计，就给这帮家伙给点颜色。”石言尘遂将计策告诉李安，李安依计而行。

李安定好宾馆房间，分别给冯轻、霍天明、潘炳打去同样电话：“答应你，今晚十点半，金花宾馆539房间，我等。”冯轻、霍天明、潘炳自以为得计，那个乐呀，直从心里向外冒。三人还知道点绅士风度，准备提前几分钟到达。

最是霍天明先到，手中依然不忘拿枝玫瑰花。看见李安休闲地坐于沙发，